

語言學家的故事

趙元任傳奇

● 江澄格

美妙絕倫的戀情詩

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崇隆聲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趙元任（一八九二—一九八二），原籍江蘇武進，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生於直隸府天津，幼即天資聰穎，思敏智高，早年入學私塾，隨鄉儒學習古典書籍，熟讀四書五經，後隨父親舉家南遷金陵，入南京江南高等學校讀預科，在名師教導之下，學業精進，時有卓越之表現，一八九九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江南高校，考入清華大學留美班，赴美入康奈爾大學數學系就讀，民國六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嗣入康大哲學研究所，次年再轉入哈佛大學專攻數理哲學，四年後，於民國七年獲得博士學位，立即為康奈爾大學所羅致，返回母校康大教授物理學課程。次年經清華大學禮聘返國任教，並在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為哲學家羅素，在兩校演講數理哲學講演時，擔任翻譯工作。民國十年與醫學博士楊步偉結婚，楊步偉小姐芳齡未及三十，艷若桃李，擁有美國醫學博士頭銜，成了清華大學校園所有師生注目的焦點，新郎新娘所過之處，眾多青年學子竊

竊私語，暗中指指點點，更有許多羨慕好奇的學生，等在路旁看他們儼影雙雙，深情款款地挽臂漫步回家。楊步偉小姐非但貌美出眾，亦且反應靈敏，頭腦清晰，心直口快，個性爽朗，有一般女強人通有的優點。

趙元任則有一般傳統讀書人所具有的謙和厚重，與人無爭，夫妻相處，日久天長，免不了意見上的不同，可是不曾有過激烈的爭執，與正面衝突，他們結婚五十週年的時候，楊步偉曾作了一首香艷的美妙的愛情好詩。

「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姻緣；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短短二十八字之中，她表明了「再結來世緣」的願望。趙元任也和她一首七言詩。

「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男女女等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許多友好好認爲趙元任夫婦的美滿家庭是由於趙元任具有常人所不及的耐性與忘性。

有一對最靈敏的耳朵

早年趙元任所接受的是數、理、哲方面的教

育，最初返國在清華大學任教，也是擔任這方面的相關課程，與楊步偉結婚後，應聘在哈佛大學大辭典編纂處服務，並擔任該校附設「戰時軍人華語科」主任，從數理的學術圈，跨越到語文圈子裡來從事語言學的研究，在美國的華語教育界留下大名，並在國內語言學界創下盛譽，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語所語言組主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徐樸黎博士說：「趙元任教授的那一對靈敏的耳朵，可以辨別得出非常細微的音差，就像是定音器一樣準確，兩萬個人當中，也難得找到像他這樣好的一對來。」趙元任在語文方面確有很高的天資，更有卓越的成就，一生從事於語言學術之研究，精通數國語文以及國內的多種方言土語，他畢生的精力，都貢獻在語言教學和語學研究方面，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成就，培養出眾多卓越的語文教學人才，對於美國的華語教學之推動，尤有極爲深遠的影響，民國二十七年趙氏應耶魯大學之聘，在該校擔任語言學講座，執教九年，曾有多部學術性的語言教學著作出版，頗受學術界重視，民國三十六年，應柏克萊加州大學之聘，擔任Agassi東方語文講座，直到退休

為止。其時又先後應日本教育部邀請，任京都大學客座教授，講學一年。民國四十六年，應國立台灣大學之邀，返國講學，其時沈剛伯是文學院長，中文系主任為辜靜農，趙氏在文學院發表一系列的演講，每場演講都造成台大校園內的轟動。第一場講題是：「語言學跟語言學有關係的一些問題」。這樣一個看似極其簡單，實則頗為專門的學術問題，使得學生和採訪記者都感到迷惑不解，連帶的也讓報社檢字、編輯、排版、校對人員覺得困擾，尤其是兩個「跟」字，緊跟在一起，難免使人產生疑問，總覺得有些奇怪，當天夜晚就有不少報社打電話到台大中文系去問，求證一下講題有沒有錯，可是學校已經放學，老師也下班了，神通廣大的新聞記者，終於找到了趙元任下榻的旅館，於是就打電話到旅館去問他，向他親自查證「講題有沒有錯字」。

趙元任答說：「沒有錯」，可是記者不太放心，接著又問：

「那麼緊跟在一起的兩個『跟』字，應該作何解釋才對？」趙元任說：「第一個『跟』字是全題上下兩個部份的總連詞，第二個『跟』字，是『跟語言學有關係』是修飾語裡頭所需的介詞。」

「能不能省一個？」對方接著問。趙元任回答：「不能省，省了就不通了。」等到報紙大樣打出來，送到總編輯手裡，打開一看有兩個「跟」字緊跟在一起，心想檢字有錯，連校對也沒有校出來，總編輯撥電話去問：「原題目中，是否有兩個『跟』字？」趙氏不厭其煩地再加解釋

，直到午夜過後，再沒有電話打進來，第二天報紙出來，有些報紙刊出講題，祇一個「跟」字，大家反而以為對了，沒錯。有兩個「跟」字的報紙，都被誤認為是錯了。

作詞譜曲風行中外

趙元任對於繪畫、戲劇、文學與音樂，無不善長，對於音樂不僅祇是愛好欣賞，他自己能作詞、譜曲，曾經發表過不少膾炙人口的名作，流行中外，為音樂界一致稱道讚佩。

衆所週知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這首歌的曲就是趙元任所譜的。坊間誤傳這首歌的詞也是趙元任因愛戀著活潑美麗大方的趙麗蓮小姐有感所作的詞，其實不然。「教我如何不想他」這首歌的詞是劉半農撰寫的，由於趙元任博士譜了曲，音調美妙，流傳極廣，許多人聽了這首歌為之著迷，為之瘋狂，好事者多所推測遐想，竟然戲說趙元任是名女人趙麗蓮想念中的「他」，於是以此訛傳訛，竟有人把趙元任、趙麗蓮之間真假假的故事，說得有聲有色。這首歌一直盛傳唱到現在，仍為大家所喜愛，故事也因歌曲的流傳而流傳很廣，趙麗蓮曾經否認過，絕無想念趙元任一事，趙元任也說並無其事。茲將歌詞全文抄錄於後，以饗中外讀者：

月光戀愛着海洋，
海洋戀愛着月光，
啊……

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遊，
啊……

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教我如何不想他？
枯樹在冷風裡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

西天還有些兒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他？

據當年在柏克萊加大追隨趙元任，從事語言教學研究工作的陳立鵬博士說：「不知道有多少人，只要一有機會，就會當面問他『教我如何不想他』，這隻旋律優美，歌詞幽雅含蓄，曲調新穎別致，轟動一時的藝術名歌，究竟是為誰而作？歌詞裡的『他』指的又是誰？……」對於這些問題，趙氏總是問而不答，含笑不語，未置可否，並且以在教室裡上課時慣用的語氣說：「『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教』字，應該唸第一聲才對，正如教書、教畫、教唱歌的『教』字一樣，亦似英文的「Teach me how…」的意識，用意是教（一聲）女孩子不要多情，不要幻想，自愛自重。可是就有不少人把教當成「叫」字來唸，唸第四聲，這樣意思就變得多了，意味也就不一樣



①趙元任（右）楊步偉（左）夫婦合影。

②婚前的楊步偉小姐。

③趙元任夫婦（中）在香港與清華大學校友合影。



了……」。

陳立鵬與趙元任閒話聊天時，有一次曾經當面問趙元任：「像您如此喜歡音樂，熱愛歌曲，自己會唱，會寫，同時又出生在北方，從小在北平長大，在北京城裡住了那麼長的時間，對於「無動不舞，有唱皆歌」的平劇，是不是也有興趣？」

趙元任回答說「我愛好音樂，喜歡歌唱是事實，但自己沒有一副適合唱平劇的嗓子，和具有戲劇效果的扮像與身段，所以自料唱之難以成腔，扮之不能入戲，若是我不自量力，勉強粉墨登場，果真貿然闖上戲台，這不僅糟塌了國粹精華，同時對傳統的藝術文化，都是一種不應有的褻瀆污蔑，即使是在舍下，閒來也不敢唱上一段，哼個兩句，因為猶恐左鄰右舍誤以為我家在殺雞宰豬，再說，身為醫生的步偉，她縱然不以為我是神經病發作，也定然會認定我那副原本就有點左的嗓門有問題，必須加以『醫治』，雖免不了有一番苦吃，所以戲詞從來就上了我的嘴，不過，我對平劇的唱腔和曲調，則是非常之喜歡，不獨是沉醉，幾至入迷，總覺得在韻律之中蘊藏著豐富的情感，有奔放的熱情歡樂，也有幽深的哀怨情愁，是一種沒有國界限制，種族隔閡的世界共通的語言，這也就是平劇真正迷人的地方，你看，『教我如何不想他』這首歌的曲調，不就是平劇裡胡琴演奏出來的『來索，米來拉，多來多』調子嗎？也許大家都覺得有點耳熟的。」

經他這一指點，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原來這首風靡音樂界的藝術名歌，被視為經典名作，所譜的曲，乃是我國傳統藝術平劇裡胡琴所演

奏的過門曲調，不說大家都不知道，說起來真是越哼越有那股韻味。據此線索，再通觀這首名歌全曲，其間確有多處是具有平劇唱腔的風格，隱約約有國劇那種特有的音色，然而若不是趙元任說出這一玄機，一般社會大眾是難以窺其奧妙，盡知箇中深趣，所以將我國傳統的國粹，引用到現代藝術歌曲之中，創造出風靡全球的名歌，趙元任應該是具有史以來的第一人，這也顯示出他多方面的才華。可是在他太太楊步偉的眼光裡，對趙元任的看法則不然。有一天陳立鵬博士與另一位名叫杰瑞同為趙元任高足的朋友，到趙府作客，楊步偉一向稱陳立鵬「最有女孩子緣」，她問陳：「為甚麼不給杰瑞介紹一個女朋友？」陳回答說：「我不是沒有想到過，可是這年頭，人家小姐也是精挑細選的，您看杰瑞，他除了會唸書，他還會作甚麼？」

陳立鵬說完，在場沒一個人搭腔回話，站在飯桌旁的楊步偉，突然舉掌把飯桌一拍，把茶杯裡的茶都濺得滿桌四溢，然後轉臉望著坐在客廳一隅，正在燈下看書的趙元任說：「對呀！元任，你說，你除了會唸書之外，你還會什麼？」

巧思通靈獨具匠心

趙元任研究語學，寫了不少文章，其間奇文佳作如：「施氏食獅史」「飢雞集機記」「滴姨恒依椅」等篇，巧思通靈獨具匠心，簡述如後：

「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嗣司史，嗜獅，誓食十獅。氏時適市視獅，是時，適十獅馳市，氏視是十獅，侍矢勢，使是十獅死、獅逝，

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嗣拭，氏始試食十獅，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似石獅屍，試釋是事。但寫出來除了學語言學有深度的人外，一般讀者是看不懂的。如用通俗詞句析說全文的要義是這樣的：

一個住在石室地方姓施的詩人，繼承父業為史官，喜吃獅子，發誓要吃掉十隻獅子，施先生時常到城裡的店舖去觀看，正好有十頭獅子被趕到市場來，他見到正是十頭獅子，然後就發箭，射死了十頭獅子，親自把獅子的屍體收拾起來運回家。家裡的地上很濕，他就叫侍從把地擦乾，然後再準備吃獅子，吃的時候，才發覺這十頭獅子的屍體，已經僵硬得像石頭一樣。

「飢雞集機記」這段奇文，原文是：

唧唧雞，雞唧唧。

幾雞擠集機脊。

機極疾，雞飢極。

雞翼已技擊及唧。

機既濟衛畿。

雞計疾機激幾唧。

機疾極，唧極悸。

急急擠集機級際。

繼即唧跡極寂寂。

繼即幾雞既唧唧唧。

較難懂，用通俗易解的文字來析說，要義是這樣：

這樣：

唧唧叫的小雞，小雞唧唧地叫。

幾隻飢餓的小雞擠集在織布機的得脊背上，

織布機織得快，小雞也餓得荒。

小雞打算用技巧擊破鯛魚缸，織布機已快正將擊及魚缸，小雞計劃用布機驚嚇起幾條魚，布機織得愈快，魚愈嚇得要命，匆匆忙忙擠進漁礁裡，然後再也看不到魚的踪跡。

幾隻小雞餓得仍然唧唧叫。

「漪姨悒悒倚，悒悒、疑異疫、宜詣醫。醫以宜以蠟胰醫姨。醫以億弋弋億夷蠟。億蟻詣，蟻胰溢，醫以億蟻溢胰醫胰，姨疫以益。姨怡怡、姨以儀衣貽醫，醫衣夷衣，亦一怡，噫！醫以蠟胰醫姨疫，亦異矣；姨以儀衣貽醫，亦益逸異已矣！以通俗文字來析說它的要義是這樣的：

漪阿姨靠在椅子上，悶悶不樂，懷疑自己得

了怪病，心想還是快點去看醫生。醫生說最好用螞蟻的胰臟來作藥，醫生也想到在弋弋地方有無數的大螞蟻，最後果然找到了，並且滿載而歸。醫生就用這種妙藥來治漪姨的怪病，果然藥到病除。漪姨很開心，送了醫生一件禮服，醫生穿上大禮服，也很高興，噫！真有意思，醫生用螞蟻治病，說也奇怪，漪姨送醫生大禮服，更是奇聞妙譚。

卓越才華豐富一生

以上三則興味盎然，妙趣橫生的短文，是趙元任用「異字同音，一音四聲」就其抑揚頓挫字音的變化轉換，以及字形字義不同的組合，描繪出一個捏造杜撰的情節和故事，讀之趣味橫生，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趙元任以他優異的秉賦天資，與不斷的努力學習，因之能擁有輝煌而又豐富的一生，自教育界退休後，歸隱林泉，享受人生晚年的寧靜，恬淡而又規律的生活，依然充滿了無限的情趣，每天午飯後，總是一人帶着收音機到書房裡，躺在搖椅上小睡片刻。

他認為午睡很重要，故常說：「午睡就像一首好的小詩一樣，祇要好，不一定要長，要是睡熟了，三、兩分鐘都行，最好的方法是：用兩個手指頭捏着一枝鉛筆，等睡到鉛筆不自覺地落到地上，這時醒來也就夠了。」

趙元任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美國麻省波士頓醫院逝世，年九十有三。這位蜚聲國際，聞名世界的語言學家的成就貢獻，風範典型，久久令人人追思懷念不已。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叁佰陸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榮榮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叁百陸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